

无聊是精神空虚的表现，是一种压抑，无聊的滋味大约没人没品尝过，所谓无精打采，百无聊赖是也。常见人们用打牌、旅游、交友、看电视、上网、玩手机、读书报杂志来对付无聊，而很多人仍感到时光难耐。多有贪官说之以赌博、招嫖，为无聊刺激身心也。但这样的活动一旦停止，他们感到的无聊与空虚愈甚。

日本作家远藤周作曾选 择坐豪华游轮，喝美酒以图摆脱无聊，不能如愿，急急从游轮逃回，悟到无聊要靠工作医治。因工作而感到充实，如远藤周作辈固不少，但因工作的或单调、或繁重，或压力过大而感觉无味甚至厌恶，急欲摆脱者，亦普天下滔滔皆是。有些人大约还未尝够无聊的滋味，尽管做着无味的工作，固然感到空虚，但与无所事事、百无聊赖的空虚相比，尚能忍受。托尔斯泰曾说：“最令人惊异的谬误是以为人的幸福是无所事事。”再说无聊的工作之后的休息日，让人感到滋味多多。用适度的工作医治无聊，是很多人的自愿选择。所以尽管许多人富于钱财，或年事已高，还是努力工作。

但世上以工作为充实、满足的人恐怕并不很多，对很多人来说，这也是摆脱无聊的无奈之举。所以西方人要说：空虚是人的宿命。因无聊而焦虑、痛苦，恐怕是人类普遍的体验，然则我们应如何对付无聊与空虚呢？且看康德的妙论：这是大自然的智慧，大自然将痛苦植入人心，自在的刺激人的活动，以使人迈向完美化。

康德的意見极有意味，发人深思，消除无聊的途径还在完美我们自己，这与传统儒家的观念不约而同。常常感觉

门前

苏剑秋

那年秋天的匈牙利之行，恰是匈牙利作曲家、钢琴家、指挥和音乐活动家——浪漫主义音乐的杰出代表，弗朗兹·李斯特诞辰两百周年系列活动的开始之时。

午后，在布达佩斯老街一家中国餐馆匆匆吃完午饭后，便来到佩斯城主街安德拉什大道上，不远处的正墙上，一座李斯特铜像，高傲而若有所思地注视着眼前一切，这就是李斯特音乐学院的正门。斑驳的墙体，布满石刻，凸现岁月的沧桑，音乐在这里凝结而永生，二百年后的辉煌依旧。音乐学院内的李斯特故居映着层层余晖，李斯特就在那里。

我兴奋地踏上台阶径直走去，门前一块牌子挡住了脚步。每日中午故居得关闭两小时，用以擦拭每件展品和用具，使它们保持一尘不染。一阵遗憾涌上心头，万水千山来到这里，却只能在门前徘徊。还好，隐约听到了降E大调第一《钢琴协奏曲》，这是带有哲理沉思的钢琴作品，反映了大师对人生和社会的哲学思索，对人类前途的忧患意识。历时几年完成的经典作品，1855年2月17日才首演，由柏辽兹指挥，而李斯特亲自担任独奏。

随手拿张介绍，走到安德拉什街上，在漆成黑白琴键的长椅上坐下，再次望见李斯特那高高在上的铜像，仿佛见到了当年李斯特钢琴边的风采，那真叫美呀！

两小时时间是不够的，沿着安德拉什大街朝前走，两旁满是世界奢侈品顶级品牌，却无心顾及。李斯特真的与它们无关，唯有音乐才是他的最爱。按游程规定，来到了多瑙河对岸布达老城一处旧街，现在成为游客必到之处的步行观光一条街，满头脑依旧是李斯特故居前的一幕幕，大师在欧洲在世界的巨大影响，而在故乡匈牙利更是了得。走着走着，来到露天音乐广场，在欧洲各国几乎是司空见惯。一架硕大三角钢琴坐落在广场中央，年轻小伙子身着燕尾服，正在激情四溢弹奏着李斯特《匈牙利狂想曲》，多么熟悉的旋律，多么慷慨的乐曲。

所谓狂想曲这一概念在希腊文中有“民族史诗”的含义。李斯特倾注极大热情为这一曲式写19首钢琴作品，是以匈牙利民族文化为基调和民间舞曲的旋律创作而成的。把这个民族及豪迈奔放又郁郁寡欢的双重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明天就要去维也纳，也许还会“撞见”可爱的李斯特先生。那里有他和他同事们，贝多芬、瓦格纳、柏辽兹等等，也许能弥补在佩斯的遗憾。



无聊，其人精神必不充沛，自然是一种缺陷，所以儒家教导人要养气，要养成高尚的人格，具体说，在于培育道德仁爱之心，培植对礼乐射数御等“艺”的趣味，这就是孔子所谓的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”也。孔子、颜渊他们并非一刻不停地工作，靠工作填补空虚，而是一以贯之地去做于人于己都有利的事，同时，他们有自己的兴趣所在，就是“游于艺”，这样的人会感到无聊吗？一定不

会。你看，虽然没有列国君主聘用，孔子、颜渊一天到晚还是乐呵呵的，就是证明。“孔颜之乐”，为从前的学者津津乐道。“孔颜之乐”，乐从何来？从前学者每以此启迪后生，良有以也。

近日读到北大教授郑也夫的文章，批评中国教育极端功利：“它不去帮助其成员找到兴趣，却剥夺了他们找到各自兴趣的起码的时间和空间，乃至多数人毕业后，成为没有任何兴趣的人，……深深地投入到兴趣活动中是对日常琐事和烦恼的最好屏蔽，是医治不良情绪的良药，是提高生活品质的最佳途径，有什么兴趣不要紧，重要的是找到兴趣，并且是一种可持续的兴趣。”

郑君所说，大体是事实，我们的教育真值得反思。然“找到兴趣，深深地投入到兴趣活动中”，在孔子那里，是以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”作为前提的，而今日中国之教育，郑君谓“艺”（兴趣）已不及，遑论道、德、仁！是今日功利的育人旨趣，较之儒家孔子之说，真等而下之者也！而无聊俗氛于今天下滔滔，其可免乎！然则儒家之育人传统今日又岂可丢也。

菰花咏

秦史轶

腊春之际，蓄菜自孕，蜷凸之状，其象若生，睹之可爱，率植之净瓶而置于窗台，日复注水，喜其吸纳自如也。越数日生叶稍萎而细苞如粒，又两日新茎，枝摇微风，金花盈目矣。是时梅樱始盛，往观者塞途。余素喜静，乃举弃物而宝之，不意竟得之矣！

腊尽春回白菜萌，辛勤添水植明罇。
青春何必是新种，老叶已然出嫩根。
茹素上人依白昼，鹤朋处士向黄昏。
金英玉蕊梅樱妒，旬日窗台暖草温。

注：暖草：《毛诗》曰“焉得暖草”，释者谓其可解忧。

这是我三十年前写青联时用过的文章标题，所不同的是，当年是为了抒发青春的激情，而如今，则是致“青春”了。

那是1983年10月，我当选市青联委员，参加了上海市第五届青年联合会代表大会。我分在社科和新闻出版界小组，小组召集人是陈燮君，当时他担任社科院情报所哲学室副主任。同组的委员有：解放日报董强，文汇报周园（已出国定居），上海人民出版社郑西海，书画出版社吴建贤，教育出版社许志刚，上海电视台的陈燕华、张黎华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陈勇（教育家陈鹤琴先生之孙），印刷技术研究所的雍华，社科界除陈燮君外，还有经济所陈宏坤，历史所范晔，法学所董立坤。当年大家正值青春年华，意气风发，会议开得朝气蓬勃。印象尤深的是会议的民主气氛。当时主席团下发了五届青联常委的推荐名单，我们组的陈燮君名列其中。而我们觉得新闻出版界的地位很重要，没有一个常委是不合适的，于是我们就联名推荐组里的老大哥吴建贤为常委候选人。最后，主席团采纳了我们的意见，吴建贤顺

长着白菜、青菜、萝卜、菠菜、西红柿、黄瓜、茄子、辣椒等时令蔬菜，一簇簇、一丛丛、一片片，葱葱郁郁，生机盎然，这里每一处都充盈着世外桃源般的诗意。

走进瀛台湾农庄，四季迷人。春天的农庄抒发着勃勃生机，塘岸边的翠

古朴瀛台湾

郭树清

柳对着塘镜梳理她那飘逸的长发。春风把桃花、梨花、橘花竞相吹开，层层叠叠的花瓣，婀娜多姿。新雨过后，薄雾轻岚萦绕其间，为秀美农庄平添了一分灵气。夏日的池塘，澄碧清静，岸边的柳树花木成荫，微风吹拂，空气清新，绿叶、红花、碧草、微澜，游鱼戏水，含情脉脉，荡起一片诗意。进入秋季，葡萄观景长廊里，青翠的葡萄藤下，挂着一串串颗粒饱满、色彩鲜艳、晶莹剔透的葡萄，恰似一件艺术品。坐在长廊藤架下的长椅上，听着鸟语、闻着桂香，享受幽静的小憩，别有一番意趣。

傍晚的瀛台湾是一天中景色最美的。晚霞倒映在河面上，溢彩流红，浮光跃金，此刻的小河更加妩媚多姿，风情万种。两岸绿树掩映，红瓦白墙，让人留连忘返。不知不觉已是夜幕降临，入住庄园池塘河畔的农家屋，站在窗台遥望夜空，散落在庄园附近的民房隐隐可见，一缕缕轻盈的炊烟从树林梢头袅袅升起。四周一片宁静，一轮皓月伴着颗颗星星辉映在碧空。此时，农家的灯火亮了，蓝的、黄的、红的，一盏又一盏，与之交相辉映。璀璨的灯光里，拂来了一丝晚风，树枝在微风里摇曳，水波泛着鱼鳞般的光亮，凝望着这绿水芳草密林，一种宁静、安详、清纯、温馨与质朴在心中荡漾。

当那四时河鲜和农家特色菜肴从土灶上端上餐桌时，这里的一切景致渐渐地被暮色收回。看着这寂静的乡野，那些白天还是五彩缤纷的花儿、草儿、树儿，都无一例外地像谢幕的演员收拾好华美

利当选，从此，我们都开玩笑地称他为“吴常委”。

那时青联委员人数不多，代表性强。休会期间，彼此关系密切，结下了深厚的友情。就在会后不久，电视台的张黎华腿部骨折，在家休养。我们闻讯集体前去探望。探望中，陈宏坤显得特别殷勤。事后，就传出

年轻的朋友来相会

严建平

了两人谈恋爱的消息，我们都为他们感到高兴。后来，青联为他们在社科院礼堂举办了隆重的婚礼，由青联的万学远主席为他们证婚，仪式结束后，大家尽情地跳舞歌唱，气氛极为热烈。

那时我们常举行家庭聚会和各种联欢活动。记得有一年在市政协聚会，饭后联欢的形式是击鼓传花。在某一轮中，我正好也传到了“花”，主持人要我说出形容中国古代四大美女的两句话，我一紧张只回答出“沉鱼落雁之容”，而“闭月羞花之貌”怎么也想不

进入复旦已超过三十年，但“我的大学”不是复旦。

那是一所业已消失的学院，大专学历，学制两年，借址军工路水产学院校舍。而我两年都没耐心读完，就丢下它跑来了复旦。它没给过我任何证书，以致在外人看来，我那段经历仿佛纯属虚构，子虚乌有。

但它确实是存在过的。“文革”后恢复高考，十一年的考生云集考场，实在是录取不过来，本来没这所学院什么事，教育当局好意“举逸民”，让它补录取了一批学生。我是有过上“曹大”（民办曹家堰大跃进小学，见2010.5.11“夜光杯”拙文《我的小学》）的愉快经历的，从小习惯了“不二不三”的学校，觉得有地方读书于愿足矣夫复何求；但那些老骨头们却既不领情又不买账，以为这种“野路子”学院有辱他们的斯文。

但凭良心说，那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好地方，又赶上了百废俱兴的好时代，回首往事，不开怀也难。

院方那个扬眉吐气呀！有头头义正词严、铁证如山地控诉，“文革”中有人贴大字报，说什么“文革”前培养的大学生，“一年土，二年洋，三年不认爹和娘”，可本院学制从来没超过两年，学生哪有时间“三年不认爹和娘”？要有也是那些混账本科院校的事！呵呵，还从没见过这么清算“文革”的……

同学们那个意气风发呀！满校园都是指点江山、挥斥方遒的高人。有人知道高考作文题“知识就是力量”典出培根；有人把全套《中国文学史》手抄了一遍；有人在大会上用上海本地闲话发言，一句“情切切，意绵绵”酸翻了会场；有人豪情万丈，说终于跻身于中国前一百万名优秀人才行列；有人“白相（玩）思想史”；有人把习作贴满教室，后来果然成了名作家……

老教师那个精神抖擞呀！有不痛饮酒就能如流倒背《离骚》的；有慷慨激昂、神采飞扬说“豆腐”（杜甫）的；有嘲笑学生以为《围城》是军事读物的；有小心翼翼问“萨特是什么东西”的；有说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》没什么了不起，只不过是“反法西斯加博克星（boxing，拳击）”的（但恕我没出息，至今还是逢播必看）……

年轻教师那个风华正茂呀！教马哲的小姑娘忽然蒸发了，说是被老骨头们折磨得神经衰弱，到龙华疗养去了；换上了一个小伙子，巨大的手掌翻来覆去，大段的《反杜林论》就背了出来，终于让老骨头们闭上了臭嘴……

好时代呀好时代，好地方呀好地方！但只念了一年，听过了以为尚可一听的课，就觉得无聊起来，想起了《藤野先生》里说的，“到别的地方去看看，如何呢”，便忍情负心丢下它跑来了复旦。

后来说，经过同学们的一再陈情，毕业文凭改发另一所“混账本科院校”的——典型的东家食而西家宿；学制也终于实际两年，号称三年，捣捣糊糊于大专本科之间，名义上已有条件不认爹娘。于是这所学院好像从未存在过，大家都做了忘恩负义薄幸人。也许在后人眼里，这所曾经“举逸民”的学院，也会纯属虚构，子虚乌有。

子虚乌有就子虚乌有吧，反正我们都会子虚乌有的。

夜光杯

的演出服，变成平日里的素颜，静静地倚立在微风里，隐入了朦胧中。

这时，阵阵清风带来扑鼻花香，那些不知名的虫儿放开嗓子，先“啾啾”地嘀咕，后在蟋蟀这个公认的音乐指挥家的和鸣声中，从河道边、庄稼地、

起来，结果被“罚”唱了一首《祝酒歌》。

一晃三十年过去了，但青联时期结下的友谊却一直保持至今。燮君后来职务不断提升，但他始终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本色，无论何时，他总是把最好的稿子给我发表。郑西海兄是我们四卷《夜光杯文粹》的责任编辑，如今还有三卷在编；董强兄和我常有业务交流，彼此有很多共同话题。还有剪纸大师王子淦的高徒奚小琴，她的剪纸作品常在《夜光杯》上发表。我们的老主席万学远同志，退下来后老耕不辍，常惠赐短稿，还给我寄来他在外国专家局的回忆录《引智十年》。

我先后当了三届青联委员，我永远不会忘记，是青联给了我青春活力，让我结识了那么多杰出的青年朋友。我曾经集古人的两句诗赠给一位退下来的好朋友并以此共勉：别后莫相忘（曹植），交情老更亲（杜甫）。后来一来老领导对我说，友谊是不会老的。是的，每当想起青联的朋友时，我深深感到：青春永在，友谊不老。

大凡从青联走出去的人，无论职位高低，都会时常把青联挂在心头。

十日谈

我与青联

我的大学

邵毅平



树丛中鼓动开来。远处的吠叫声也随风而来，忽远忽近，忽长忽短，像开始了一场晚间音乐盛宴。